



永恒的作家
ÉCRIVAINS DE TOUJOURS

Baudelaire

波德莱尔

[法]帕斯卡尔·皮亚 / 著

何家炜 /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波德莱尔 / (法) 皮亚著; 何家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208-10449-5

I. ①波… II. ①皮…②何… III. ①波德莱尔,
C. (1821~1867) —传记 IV. ①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9107 号

责任编辑 张 铎
装帧设计 typo_design



波德莱尔

[法] 帕斯卡尔·皮亚 著 何家炜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52,000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0449-5/I·961
定 价 32.00元

Baudelaire by Pascal Pia

Copyright © Editions du Seuil, 1952 et 1995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du Seuil

Through Chen Feng

ALL RIGHTS RESERVED



永恒的作家
ÉCRIVAINS DE TOUJOURS

Baudelaire

波德莱尔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永远做个诗人。

Et que ces braves, Soudain, comme à fer,
Eurent celles qui forger et qui polir, l'Esper
Par exemple un jour ~~de dimanche~~ à l'esperant
Et d'insister le cœur ~~de~~ ^{de} humbles coartines.

affaires sans songer son poids, ou l'homme orateur,
le bon corps était le double de leur sommeiller,
la son sommeil d'un d'un, l'œuvre d'un

d'ornière de son dos, par le côté haute.

d'aller faire, l'après-midi, d'une couronne en papier;
 Les infectes volaient à la lueur et au vent
 Ne jetaient trop vite le ballon ni l'aiguille.
 C'était une nuit d'été, avec son bruit de sonnet

建议上架：传记 / 文学

ISBN 978-7-208-10449-5



定价：32.00 元

易文网: www.ewen.cc

文景网: www.wenjingbook.com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ÉCRIVAINS DE TOUJOURS  永恒的作家

Baudelaire

波德莱尔

[法] 帕斯卡尔·皮亚 著

何家炜 译

目 次
Table des matières



7

波德莱尔笔下的波德莱尔
Baudelaire par lui-même

152

波德莱尔与其他几个人
Baudelaire et quelques autres

181

波德莱尔生平纪年：1821—1867 年
Chronologie

208

参考书目
Bibliographie

218

译名对照表
Table de traduction



■ 波德莱尔 [纳达尔]
“身材修长，衣着得体，
有点诡异，由于姿态中隐
约露着恐惧，使他显得
几乎可怕。此外，还有高
傲，带着优雅，惊恐中有一
股英气。神情有如一位
极为考究的主教，像遭了
天罚，为了旅行，穿上了
世俗的华服，活像是布吕
梅尔主教阁下”从卡蒂
勒·孟戴斯的这番描述，
波德莱尔与埃德加·爱
伦·坡的相像之处是何
其惊人。[私人藏品]

波德莱尔笔下 的波德莱尔

BAUDELAIRE
PAR LUI-MÊME

1884年，当时还是无名之辈的莫里斯·巴雷斯¹就《恶之花》这样写道：“我说几句，如果一定要我说的话，我就说这是一本质朴的书，一本向我们开放的书。”为了让自己的话被听到，巴雷斯提高了声调。质朴？必要的时候是吧。向我们开放？这可不是。多少人不认得波德莱尔而只认得《恶之花》，他们依然在书里发现了一切：诱惑力，夸张，矫揉造作，亵渎神明……是的，他们发现了一切，但很明显，惟独没有质朴。质朴的书，或许吧；但它可以成为一位遍体鳞伤的诗人的忏悔。这位诗人是一个系统的感觉翻译家，一个感觉主义者；他曾自认“怀着欢愉和恐惧培育了他的癖病”，这似乎并非在过于自我诋毁；他的忏悔最终表露得如此纠结又如此沉重，但他固有的真诚却并非总能被人承认。事实上，《恶之花》只向那些与波德莱尔有着相同趣味的人开放。我以为，莫里斯·萨耶²曾幸运地为诗人面对公众时的情景下过定义，他说道，“波德莱尔的趣味不但要求某种方式的启蒙和适应”，而且还必须“应和于某种需要，跟他的奢华和冒险一样无法抑制、无法解释的深层需要”，萨耶又加了一句，“若是这种需要不存在，那就无从谈起了。”

就是《恶之花》本身的故事，也证实了这个结论。波德莱尔的许多同时代人，且往往是那些最有资格去欣赏他的人，对他的性格和他这本书的重要性都似乎特别地不屑。无论是

1 莫里斯·巴雷斯（1862—1923），法国文人、政治家。1888年起创作了《自我崇拜》三部曲，宣扬个人主义，后在政治上转向民族主义，在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极力反对为蒙冤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平反。——译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 莫里斯·萨耶（1914—1990），法国作家、学者、评论家。

1 圣伯夫曾于1829年发表浪漫主义作品《约瑟夫·德洛姆的生活、诗歌与思想》，用这个虚构人物的回忆讲述这个时代里诗人悲苦绝望的生活以及寻找新的诗歌语言的努力。波德莱尔曾在给圣伯夫的信里写道：“《约瑟夫·德洛姆》是《恶之花》的前夜。这样的比较于我是一种荣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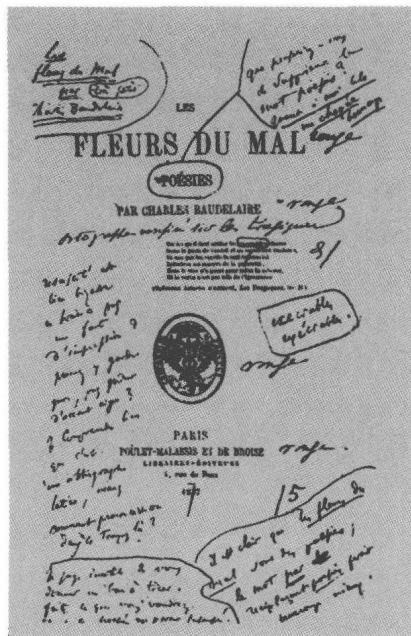
2 圣伯夫的《星期一》系列有十六卷本《星期一漫谈》(1851—1881)、十三卷本《新星期一》(1863—1870)和三卷本《最初星期一》(1874—1875)。

3 斯温伯恩(1837—1909)，英国诗人。

■ 《恶之花》内封的校样，上有波德莱尔的修改和批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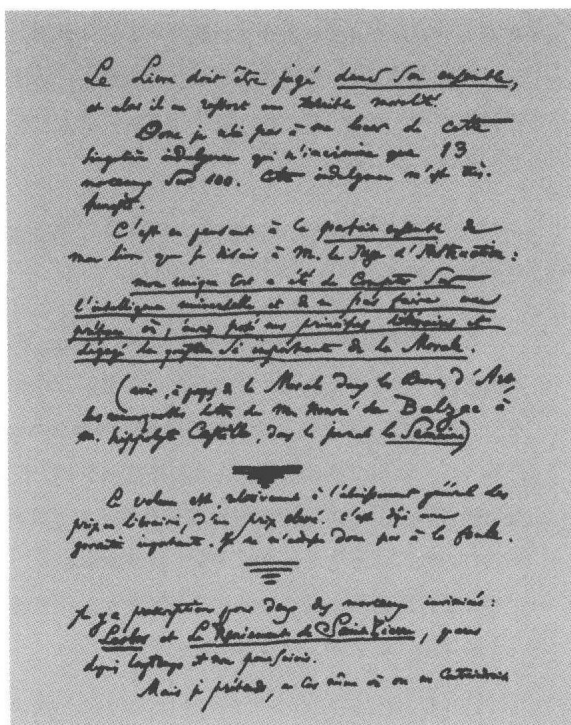
《恶之花》初版刊行于1857年6月21日。

泰奥菲勒·戈蒂耶，还是圣伯夫，都没有意识到在这部光芒四射的作品中，法兰西诗歌刚刚遭遇了历代诗人中最敏感、最痛苦的诗人。但愿圣伯夫的约瑟夫·德洛姆¹在回忆中会向波德莱尔的艺术略表同情。他们大概是提防了《恶之花》的绚烂多彩，而没有闻到它的扑鼻芳香。他们二人谁也不是傻子，然而，对于显然没他们那么博学的波德莱尔，却摆出了一副粗人的脸孔。他们所有的学识，所有的经验成果，不过是让他们显得远非几个年轻人那么有穿透波德莱尔诗歌的才能。尽管他们全副武装，圣伯夫写了一大堆《星期一》²，戈蒂耶也是著作等身，但他们在《恶之花》面前却显得如此窘迫，而我们看到，年轻的斯温伯恩³、马拉美和魏尔伦两手空空来到波德莱尔的作品面前，内心却满载而归。



这本残忍的书…… | CE LIVRE ATROCE...

1857年《恶之花》出版时引起的争议，以及随之而至的成功，可以说都背离了波德莱尔的本意。或许，他本人也成了这一背离的始作俑者。他曾公开主张，艺术家的创作如果不能引起任何惊奇，就是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他也为其作品中带有神秘色彩和具轰动性的标题而自鸣得意。然而，在这个引起震撼和惊奇的“圈套”里，他的读者们也要能适应才行。一直以来，由于《恶之花》的光芒，他的《美学的好奇》、《浪漫派艺术》和《巴黎的忧郁》都被弃置于阴影之中。



■ 《恶之花》诉讼期间，波德莱尔写给律师的便笺。1857年8月20日，波德莱尔被判罚300法郎，他的出版人被判罚每人100法郎，同时被判删去6首诗。1949年5月，法院撤销该判决，为波德莱尔昭雪。[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人们的疏忽使这些著作成了牺牲品。在波德莱尔身上，我们正好用得上雪莱那句余音绕梁的话。雪莱曾在那不勒斯湾岸边创作的一首赞歌中这样说道：“我知道我是人们不喜欢的那种人，但我是他们会记得的那种人！”

波德莱尔分享了雪莱的失意。人们的确记得波德莱尔，但如果他们真的喜欢他的话，是否会更好地认识他呢？

关于《恶之花》，他原本打算在第二版的序言里作出解释，以消除被判删去六首诗而引起的“误会”。然而，当他草拟这个序言的时候，他感觉到解释毫无意义。他在一页草稿里这么说道：

……今天早上，我不小心读到了几份报纸，有个看语气像是二十岁的小青年，跳出来向我开战，在这般可怕的无益境地，我只得停下笔，不再向任何人作任何解释。对于那些只知猜疑我的人，那些不能理解我或不想理解我的人，我一并收起那些毫无结果的解释之辞。

在另一份序言拟稿里，他表达了同样不予评述之意，并加以肆意地讥讽：

“这本书将会成为您一生的污点”，从一开始，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就这样预言，他是一位大诗人。事实上，时至今日，我所有的遭遇都印证了他的话。但是我有一种非常幸运的特质，让我可以从仇恨中汲取快意，从蔑视中获取荣耀。我被这等无聊之事吊足了胃口，在污蔑诽谤的歪曲中找到了特殊的乐趣。我洁白如纸，朴实如水，虔诚得像个初领圣体的人，无害得像个牺牲品，所以无论将我说成是一个放荡鬼、一个酒鬼，还是一个亵渎者、暗杀者，都不会让我生气。



■ 波德莱尔与《恶之花》。[纳达尔，1859年]
“将我说成是‘腐尸王子’，这让我痛苦不堪。你大概没有读其他一大堆东西，它们可都是麝香和玫瑰。你可真是傻啊，你或许还在想：这会让他很开心！”1859年5月14日，波德莱尔在给纳达尔的信里这样写道。[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如果这些话里有着一些心愿的话，那么其中至少有几个心愿会得到满足。然而，尽管他的作品不被人理解，尽管从一开始他就受到伤害，波德莱尔对自己作品的未来却从没有绝望过。1857年7月9日，也就是《恶之花》刊行十五天后，那还是在他的书被提起诉讼之前，他就在给母亲的信里这样写道：

您知道，我从来只是将文学和艺术作为一种奇异的道德追求，观念和风格的美对我已经足够。但这本书，它的书名“恶之花”已经说出了一切，您将会看到，它披上了一种阴森、冰冷的美；带着狂热和耐心，它才得以完成。此外，它的正面价值就在人们所说的一切恶里面。这本书将会激起人们的愤怒。

……人们否认我的一切，否认我的创造精神，甚至否认我对法语的把握。我嘲笑所有这些蠢货，我知道这本书将会带着它的品质和缺陷，在文坛的记忆里去走它自己的路，它将与维克多·雨果、泰奥菲勒·戈蒂耶甚至拜伦最好的诗篇并驾齐驱。

这样的信心，任何挫折都没能将它从波德莱尔的精神里夺走。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他都在不断地告知他的母亲，他的监护人，还有他最好的朋友马拉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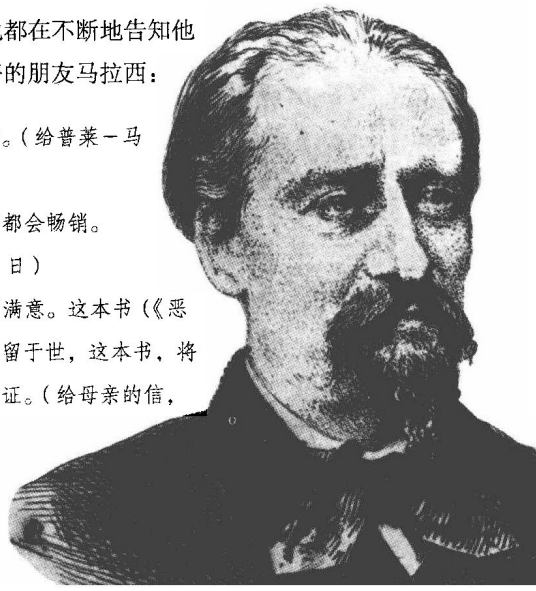
我的《恶之花》将留存于世。（给普莱-马拉西的信，1859年5月1日）

我自信有一天我所写的一切都会畅销。
（给母亲的信，1860年10月11日）

这一生中我第一次几近感到满意。这本书（《恶之花》第二版）还不错，它将存留于世，这本书，将作为我厌恶和仇恨一切事物的见证。（给母亲的信，1861年1月1日）

■ 奥古斯特·普莱-马拉西

波德莱尔的出版人，也是他的朋友，1862年因负债被拘，波德莱尔于是戏称他“咕咕-马尔佩谢”，后避难于比利时，在那里给诗人以支持。（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恶之花》……这些年来，也许人们开始理解这些诗篇了。

（给安塞勒¹的信，1866年2月18日）

1 由于波德莱尔对父亲的遗产挥霍无度，在他的母亲的要求下，安塞勒从1844年9月开始成为波德莱尔的监护人。

在这封写给安塞勒的书信里，诗人也许是最自在又最激烈地表达了他对这本书的看法。这可能是他最后所写的书信之一。他曾经对他母亲提起，他想要在某本集子里“融入一些愤怒和忧伤”（1857年12月25日的书信）。这只是私下里说一说。1866年2月，在意识到将丧失书写和言语的前夕，他向安塞勒发出了一份声明，这是一颗遭蔑视的心灵要我们倾听的：

您的猜疑并不比别人的更多，我是否该跟您说，我在这本残忍的书里融入了我所有的良心，我所有的温情，我所有（乔装改扮过）的宗教，我所有的仇恨？没错，我所写的正好相反，我以我伟大的诸神起誓，这只是一本纯艺术的书，一本装腔作势、玩弄伎俩的书，而我说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

美好时光 | LE BON TEMPS

这封1866年的信，大概出自一位已病入膏肓的人之手。而《恶之花》写于1841年至1857年间，那时作者已经是一个绝望的人，至少也已是一个忧郁成疾的人了。这里不赘述波德莱尔所有的生平事迹，²但应当提及的是，他的父亲于1827年去世，那时他还不满六岁，这给他的童年早早地蒙上了阴影。他的父亲弗朗索瓦·波德莱尔离世时六十七岁，晚年一直过着悠然自得的退休生活。弗朗索瓦·波德莱尔曾做过神甫，大革命期间还俗，转而从事行政职务，一直做到巴黎议会的办公室主任。1820年，丧偶的弗朗索瓦·波德莱尔

2 波德莱尔的生平事迹，详见本书最后的“波德莱尔生平纪年”。——作者原注

与卡罗琳·迪费结婚，这时他已经有一个十五岁的儿子。而作为平民的卡罗琳·迪费刚满二十六岁，诚实而又窘困，如果没有弗朗索瓦·波德莱尔，她也许会变成一个注定平庸的老姑娘。正是有了这样一桩婚姻，1821年4月9日，夏尔·波德莱尔降生了。

人们曾寻思，是否该从这种不相称的结合里，去寻找诗人频频发作的神经疾病的根源，甚至去寻找他暮年时说话含糊不清的口吃症的根源。虽然很难明确地否定这种假设，但不管怎么说，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克洛德·阿尔封斯·波德莱尔和他一样死于偏瘫，尽管他的哥哥是一对更为般配的夫妇所生。

早早就被剥夺了对父亲的记忆，肯定一直萦绕着波德莱尔。在他的一半人生中，尽管他不断地更换寓所，他依然将一幅大概出自让-巴蒂斯特·勒尼奥¹手笔的肖像画保留在身边。在查理十世的统治之下，弗朗索瓦·波德莱尔是18世纪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从前时常光顾奥特伊街，是爱尔维修夫人²沙龙里那些哲学家们的信徒，也许就是这样的影响使他背弃了教会。

弗朗索瓦·波德莱尔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就被授予神甫一职，但到了大革命时期，他就已经不再穿教袍了。作为舒瓦瑟尔-普兰公爵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1791年，他拒绝了赴香槟省就任本堂神甫。对艺术尤其是对绘画的倾心，使他疏远了宗教。1797年他娶了第一位妻子，1814年她去世。他作为业余爱好者画画，还在几幅油画上签过名。这些油画曾装饰过他在奥特维耶街的小房间的墙壁。六十多岁的时候，他还画过一整本“看图识字”，配上最基础的拉丁文，努力将其灌输给他的小男孩。

弗朗索瓦·波德莱尔的绘画价值如何呢？没什么大价值，

1 让-巴蒂斯特·勒尼奥（1754—1829），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

2 爱尔维修夫人（1720—1800），巴黎的沙龙女主人，被称为“奥特伊的圣母”，她的沙龙接待过许多自由思想家、艺术家、诗人和政治家。

■ 后页：《意大利风光》。
[弗朗索瓦·波德莱尔，
水粉画，1820年]
波德莱尔非常钟情父亲的
风景画，也十分清楚它们
并没什么艺术价值。[私人
藏品]

